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二十九回 莽寶珠誤嗔好姐姐 苦媚香遺集惜惺惺

卻說寶珠自東正院回來，一肚子惡氣。跑到婉香房裡便打起臉兒向牀前坐下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婉香當是惹了罵來，因緩緩的問道：「怎麼又生氣來，敢是三老爺說了你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不是。今兒倒還賞我許多物件，只不該拿我的筆墨去賣錢。難道我的文字便臭到這樣，只要拿錢來便該替人做牛做馬的抽腸子。便五千萬銀子，我也不肯拿筆墨換去。」婉香不懂，因笑道：「這話我不解，誰拿你筆墨賣錢去？」寶珠道：「還有誰呢。」婉香道：「賣多少錢來？」寶珠道：「五千兩銀子。我看著只是一堆牛糞塊子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什麼好文字，便賣到這些錢。」寶珠恨道：「你也來了，好，好！明兒你們多睡到金銀子堆裡去罷。」婉香紅了臉，氣起來道：「這奇了，怎麼和我嘔起氣來。」因想道：「只道他一向溫存的性兒，不道也這樣使性，我何苦趨奉他去！」想著眼圈兒紅了，便拿帕子拭眼淚。寶珠一眼見他哭了，知道自己太莽闖了些。便甜言蜜語的央告了一會，婉香才回過念來，想也錯怪了他。因見寶珠挨著他口裡不住聲的叫好姐姐，身子兒和扭股兒糖似的，倒覺好笑起來。因道：「你怎麼受了人家的氣和我嘔來，到底你講這一篇子我也沒一點兒頭腦，究竟為著什麼？誰賣了你什麼？去生誰的氣呢？」寶珠因陪笑將前事說明了。又道：「我不是愛惜筆墨，只怪他拿錢來買我的，把我當做什麼看了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那你也不犯著生氣。你不要錢你不拿罷了，請老爺收入總帳去。老爺還格外疼你些，說你好。可知道一家的主子總沒一個不愛錢的，況又是你的大人，你便順他一個意兒。這詩你不愛做，明兒我替你做罷了。」寶珠聽了這話，也通氣了許多。便袖出一卷子來道：「你瞧，他還有題目呢。」婉香接來看時，見寫些什麼《上菜相國》，又什麼《與某中堂同席得句》，又什麼《蒙恩賜壽字紀典》，又什麼《某總裁囑閱闈卷》。因笑道：「笑死人了，這些我不做。叫春妍做幾首兒塞塞責罷。這《紫禁城待漏》和這個日本星使紀游的詩，你可做去。那些四季詠物即景等題，我代你做罷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個我不敢勞你，好好的筆墨替這些東西做，我還犯不著，況是你。明兒我拚把這支筆污了，一起我做去罷。今兒七夕又是你生日，我想做幾句應景兒的。你沒用飯，咱們作對兒，便在這牀裡吃杯酒。」婉香啐了一口，又把臉飛紅了道：「你講話也留神點，再隨口亂說可不要又說我惱你。」寶珠回頭一想，才知道說的沒意，他聽的有意了。因陪笑道：「姐姐可喝杯兒酒？」婉香點點頭兒。便喊著春妍把前兒秦珍送來的白玫瑰酒開了一瓶。

寶珠便盤腿兒坐在婉香對面喝酒。婉香見攢匣裡的果品都不可口，因向春妍要洋葡萄和波羅蜜吃。寶珠道：「那個怕你吃不得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我哪裡真病，因怕今兒是我生日太太又要忙個不了，我也怕熱鬧，所以只說復病了，其實我原好好的。不呵，我早睡了，哪裡還高興喝酒。」說著，春妍把洋葡萄和波羅蜜送了兩盒上來。婉香先把波羅蜜吮了一口，便皺眉兒道：「甜。」又把葡萄吃了一顆，又說：「太酸！」寶珠剛剝著鮮荔枝想放嘴裡去，婉香道：「你那個給我吃。」寶珠便送到他嘴邊來，婉香就在他手裡吃了，又喝口酒。寶珠得意起來，又說要做詩。婉香笑道：「頭裡我也想做，偶然翻了翻媚香樓的詩集子，見一首七夕詞的七古，做得好極了！我便不敢下筆。你不信，你試做一首，我再拿那個你瞧。」寶珠點首，便向春妍要筆墨來，想一想寫道：

秋河篇

碧波界斷情天秋，織女欲渡河無舟。  
佩環如煙泣秋雨，片雲飛墮仙魂幽。  
愁絲恨縷三千尺，織就霓裳貯冤魄。  
支機石爛不補天，填海孤禽早頭白。

寫畢遞與婉香。婉香吟了一遍驚道：「這聲口宛然是媚香的，你見過他集子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沒見過。我因你這話，所以想到他，便有這個幽怨話頭。照這樣說，他的詩定好絕了。快給我瞧！」婉香便回身向枕邊取出一套子遞與寶珠。寶珠捧來看時，是一付楠木板夾著四卷裝訂極工致的絹面詩卷。簽面題著「媚香樓簽稿，惜紅生書眉」，翻一卷看是詞。婉香因道：「不是這卷，在卷三那一本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瞧瞧這個詞。」因隨手翻一張，見寫著「洞仙歌三迭答惜紅生原韻」：

春愁滿紙，把君詩細讀。花落東風冷金屋，算眉的誠翠，秋水愁青，腰肢瘦，掩過羅裙一幅。桃花門卷小，窈窕文窗，一帶紅樓抱溪曲。無語悄憑欄，對著蓮花，隱約想可人如玉。管簫雙吹一年來，算鴛帳鸞衾是儂無福。

寶珠道：「這詞筆纖穠極了！看這末句，蘼仙娶親他是知道的了。」婉香因伏到桌上，側著頸子來看，寶珠把本子移了點過歪擺著。看第二首是：

紅箋小字，倩流鶯相候。一寸春愁酒邊逗，帳夢魂蝶冷鏡影鸞孤，只剩下血淚尚沾紅袖。

茜窗愁獨坐，傷別傷春，如此銷魂怎禁受？花底問雙禽，哪處樓台可依舊。萬花如繡，記攜手迴廊囑叮嚀，說別後相思寄儂紅豆。

小樓西角，有幾株煙柳，三迭陽關笛中奏。記銀屏索酒寶扇題詩，總坐到小院悄無人後。

伊家何處是？夢也難尋。月夜花朝斷腸久。欲守十年貞不嫁，東風問為甚又難開口。怕門外安排七香車，便斷近紅顏不堪回首。

寶珠道：「照這樣他已許了婿家了。」婉香道：「原是為此才回去的。你看那卷三的《懊儂曲》一篇便知道了。」寶珠便合下這卷，撿那卷三來看，卻好翻出《湖樓曲》一篇，看是七古：

柳絲搖夢湘簾尾，樓上橫波剪春水。  
翠濤飛拍玉欄杆，倒吸春人入波底。  
十幅柳蘇卷空綠，鴛鴦瓦冷春雲宿。  
木蘭艇子搖過湖，愁聽一聲懊儂曲。

寶珠擊節贊好，又翻過一張便是《七夕詞》了。因細細看是：

羅雲十幅拖秋碧，一線銀河暗波滴。  
悄倚花冠過鵲橋，露珠涼暈仙鬟濕。  
玉宇無塵夜氣清，璇宮鴛鴦乍打聲。  
含情慾訴相思苦，夢裡駱牛喚未醒。  
女蟲啼遍梧桐樹，十二搖耕正飛度。  
碧漢遙通激激波，紅牆不隔迢迢路。  
月帳雲階次第開，涼螢小影墮瓊階。  
誰傾萬斛銀潢水，洗淨仙家別淚來。  
蟾魄流光逗苔縫，湘簾翠地波紋動。  
煙絲吹落芙蓉屏，露泫庭花照幽夢。  
河鼓驚傳到五更，銷魂帶水自盈盈。  
金支翠羽三生約，碧海青天萬古情。  
靈源一倒滄桑變，仙侶飄零幾相見。  
紅淚流成無定河，香盟冷落長生殿。

誰家姊妹惜佳期，瓜果陳來祝有詞。  
省識星辰猶昨夜，劇憐風露立多時。  
阿儂不乞天孫巧，悔被聰明誤儂早。  
天上人間一樣秋，娟嬋別恨知多少。  
良宵小聚太忽忽，鏡檻燈涼鈿匣空。  
莫笑雲房悲獨處，西風深鎖廣寒宮。

寶珠讀一句贊一句，讀畢又贊，贊畢又讀。讀了三遍還贊不已。婉香因移過書來，又翻一張出來給寶珠看道：「這首也好的很，我便再做不到這樣。」寶珠看是《懊儂曲》，便讀道：

茜窗環碧敲東丁，碧城晝掩桃花扇。  
春魂如煙隔花語，芙蓉鏡裡搖空青。

寶珠道：「只起四句，直似長吉。」又念下道：

螺山寸碧春愁重，俏倚花冠身不動。  
絳雪分飛鬢角鸞，綠雲壓折釵頭鳳。

寶珠連贊：「好工穩細緻的對仗，我讀著倒還比這鮮荔枝好吃。」又念道：

瘦盡垂楊一捻腰，春閨酒醒麝香銷。  
珍珠寮中壓金線，年年錦字回文挑。

儂彩蓮花比人面，蓮花易見人難見。  
淚滴紅珠濕翠衣，詩吟紫玉題紈扇。

雲房寂寞延孤嘯，蛟絲小罩凝脂塵。  
凍壁霜華隱濃黛，金魚瑣斷璇閨春。

寶珠連道：「這詩筆膩極了，膩極了。」說著喝了口酒，將燭花彈去了。又看著念道：

香肌冷襯錚錚佩，罡風吹墮青鸞背。

寶珠道：「這兩句又突起一筆了，看怎麼接轉來。」因見下兩句是：

漫訝蓬山隔萬重，屏山更無蓬山外。

不禁拍案叫絕。婉香笑道：「這是牀裡呢，不禁你這樣狂法的呢。」寶珠笑了笑又朗吟道：

雲翹側□銀螭蟠，淒馨繡被啼痕乾。

簾波無聲剪秋綠，櫻桃一樹紅欄杆。

銷魂陌上青絲騎，金屋無人碧天醉。

鈿匣空勞郎定情，燭花常替儂垂淚。

寶珠讀到這兩句，又噓歎歎息了一會。又看是：

箏堂夜靜燈影涼，銀蟾暗逗眉尖黃。

錦羽文麟斷消息，玉簫幽恨雲天長。

寶珠道：「講到這裡了，光景下面便收了。」因翻轉一張看，果然只有四句了。念道：

閒愁不斷如春水，目送飛花三萬里。

一寸相思久化煙，無端又逐東風起。

讀畢，覺餘音裊裊不斷。寶珠還要再看別的，早被婉香撇手奪去藏過了道：「你總不拘看什麼，便一口氣看完他。酒也不吃了，睡也不睡去。」寶珠笑了笑忙喝了盅酒，又拿瓶子倒了一盅。嘴裡還念著「鈿匣空勞郎定情，燭花常替儂垂淚」兩句。忽向婉香道：「照這兩句看來，他兩個是定情過的了麼？」婉香笑道：「那我怎麼知道。」寶珠又道：「怎麼他兩個便有這樣好，可不教我豔羨煞。」不知寶珠說了這話，婉香可惱不惱。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苦拋眼淚吟詩句，留與旁人帶笑看。